

大家伙儿都吃了吗？爷爷用纯正的方言问候大家，大伙儿看我马老头这么多年咧，就是变个鸡啊猫啊啥的，今日啊，我给大伙儿变个人玩玩，观众们马上精神起来。



等等大伙就看不见我咧，不看两担心，我马上过雨担心，晚上照样喝回来，小酒吃蛤蜊。



爷变来子啦

著：二马

上海动画大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

爷爷把自己变哪儿了？

著：二马



上海动画大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爷爷把自己变哪儿了 / 二马著. — 上海 :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, 2013. 12
ISBN 978-7-5322-8425-2

I. ①爷… II. ①二… III. ①动画—连环画—作品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J228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77824号

爷爷把自己变哪儿了

著 者：二 马

装帧设计：书颜坊

出 品 人：乐 望

责任编辑：施洁颖 宗 蕾

美术编辑：宗 蕾

技术编辑：尹 亮

出版发行：上海动画大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

(上海市长乐路672弄33号D座5楼)

邮 编：200040

印 制：上海图字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87×1092 1/16 2印张

版 次：2013年12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3年12月第1次

印 数：0001-2300

书 号：ISBN 978-7-5322-8425-2

定 价：30.00元

序 {阮筠庭}

老实说，我不太了解男生心里在想什么……

每天，当我夹着几本书，匆匆从走廊上路过，就看到班上那群嬉戏玩耍的男孩们。他们有时漫无目的地靠在窗框上闲聊，对着天空发呆；有时则偷偷在教室的走廊里，挑战又害羞地抽着一根烟。

好在他们为数不多。在我教的，也是这个学校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插画班里。

大概是基于自己的成长经验，对女生的心理并不容易领会，而男生，自小学起他们便令我费解了。虽然因为工作有时不得不和他们交流，但我和他们还是像地球和月球，有遥远的距离。

所以当他跑来办公室，找我看毕业创作的故事时，我也只是依照自己有限的经验，猜

测着男生的话题。“我想画一个关于爷爷的故事。”他抓着头说，“……因为爷爷去世了”。

“好啊。”我说。

虽然明白分离在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不可言说的重量，但是在创作功课里，这只是一个未知结果的提案。虽然一向是鼓励学生从自己的真实经历取材的，但还是提醒他一些现实的考量，比如，这个故事的亮点在哪儿？

之后，他在日记似的细节里打滚，作品好像一篇中学生的叙述作，琐碎而老实地交代着历史。“这样不行啊……”我说，“不能光说想爷爷啊，要告诉读者你的感情落点究竟在哪里啊……比如你和爷爷一起有什么经历？有什么特别的事儿？……比如，包书皮儿。以前，新学期，每个小学生都要包书皮不是吗？爷爷帮你包书皮，有吗？”他沉吟。

其实包书皮的提议是我自己的童年经验，自从做老师之后，我的童年经验便成了一本参考书。看他条件反射似的嗯嗯，我开始担心他为了迁就老师的希望，而勉强接受别人的故事。看他没有反应，于是我继续发挥，“然后，可以是爷爷在封面上写了大大的两个毛笔字，语文，是那种繁体的，上一代的大人才会写的字。爷爷是不是会一边包，一边教你呢？你喜不喜欢这个书皮呢？这是新学期的一种仪式吗？”他依然沉默。

“……然后呢，这个书皮可能用上一年的挂历，就是老底子那种，有俗艳的泳装大美女的那种挂历……爷爷把挂历翻了个身……”

“呵”，他忽然微笑了，或许这个细节接通了他的某个记忆，好像让他不小心发现了松鼠的洞穴似的。我清晰看到，这个男孩的眼睛亮了一下，然后好像云开雾散似的，沉默的面容忽然被点亮了。哈，我为这个发现而高兴，同时，心里隐约地忽然有了一个好的预感。

在那之后，因为没有继续担任他的指导，我们的沟通不多，除了有一两次，讨论山东

人的特性——大红大绿，孝字为先，老实巴交以及单纯……

“不能叫单纯吧！”他不满地抗议。

“是吗？可是，单纯不是坏事呢……单纯不是笨哦。”我说。

男生们好像都很怕被称为“单纯”，在他们的成长史中，用了很多努力，向“大人”的方向靠拢，他们也许很渴望尽早变得聪明和成熟吧，我想着。

然后，当我看到他画山东小城的景色，人们的哀伤与滑稽，以及灰蒙蒙的心事，画成了出色的画时，已经是在毕业展上了。直到他毕业许久以后，我才明白这部绘本的意义。才知道他大三时，我出于“不如鼓励一下这个用功的后进同学”的心情，展出了他的漫画，而当时正是他最迷茫的时刻。才知道他如何用一颗质朴诚挚的心，慢慢地放下了对成功的渴望。不为成绩，不为前途，他只想用双手做一份礼物给爷爷，给逝去童年的灰烬。

原来单纯，就是你最宝贵的优点啊。……在这个时代，我们取得的每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小成就，都是因为这份难能可贵的放下。像农人那样，去耕作吧，把心田翻了再翻。在未来的小径上，一定有许多闪着微光的松果，在等待着你去发现。

祝福你。

爷爷把自己变哪儿了？

著：二与



上海动画大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

序 {阮筠庭}

老实说，我不太了解男生心里在想什么……

每天，当我夹着几本书，匆匆从走廊上路过，就看到班上那群嬉戏玩耍的男孩们。他们有时漫无目的地靠在窗框上闲聊，对着天空发呆；有时则偷偷在教室的走廊里，挑战又害羞地抽着一根烟。

好在他们为数不多。在我教的，也是这个学校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插画班里。

大概是基于自己的成长经验，对女生的心理常常容易领会，而男生，自小学起他们便令我费解了。虽然因为工作有时不得不和他们交流，但我和他们还是像地球和月球，有遥远的距离。

所以当他跑来办公室，找我看毕业创作的故事时，我也只是依照自己有限的经验，猜

测着男生的话题。“我想画一个关于爷爷的故事。”他抓着头说，“……因为爷爷去世了”。

“好啊。”我说。

虽然明白分离在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不可言说的重量，但是在创作功课里，这只是一个未知结果的提案。虽然一向是鼓励学生从自己的真实经历取材的，但还是提醒他一些现实的考量，比如，这个故事的亮点在哪儿？

之后，他在日记似的细节里打滚，作品好像一篇中学生的叙述作，琐碎而老实地交代着历史。“这样不行啊……”我说，“不能光说想爷爷啊，要告诉读者你的感情落点究竟在哪里啊……比如你和爷爷一起有什么经历？有什么特别的事儿？……比如，包书皮儿。以前，新学期，每个小学生都要包书皮不是吗？爷爷帮你包书皮，有吗？”他沉吟。

其实包书皮的提议是我自己的童年经验，自从做老师之后，我的童年经验便成了一本参考书。看他条件反射似的嗯嗯，我开始担心他为了迁就老师的希望，而勉强接受别人的故事。看他没有反应，于是我继续发挥，“然后，可以是爷爷在封面上写了大大的两个毛笔字，语文，是那种繁体的，上一代的大人才会写的字。爷爷是不是会一边包，一边教你呢？你喜不喜欢这个书皮呢？这是新学期的一种仪式吗？”他依然沉默。

“……然后呢，这个书皮可能用上一年的挂历，就是老底子那种，有俗艳的洋装大美女的那种挂历……爷爷把挂历翻了个身……”

“呵”，他忽然微笑了，或许这个细节接通了他的某个记忆，好像让他不小心发现了松鼠的洞穴似的。我清晰看到，这个男孩的眼睛亮了一下，然后好像云开雾散似的，沉默的面容忽然被点亮了。哈，我为这个发现而高兴，同时，心里隐约地忽然有了一个好的预感。

在那之后，因为没有继续担任他的指导，我们的沟通不多，除了有一两次，讨论山东

人的特性——大红大绿，李字为先，老实巴交以及单纯……

“不能叫单纯吧！”他不满地抗议。

“是吗？可是，单纯不是坏事呢……单纯不是笨哦。”我说。

男生们好像都很怕被称为“单纯”，在他们的成长史中，用了很多努力，向“大人”的方向靠拢，他们也许很渴望尽早变得聪明和成熟吧，我想着。

然后，当我看到他画山东小城的景色，人们的哀恸与清静，以及灰蒙蒙的心事，画成了出色的画时，已经是在毕业展上了。直到他毕业许久以后，我才明白这部绘本的意义。才知道他大三时，我出于“不如鼓励一下这个用功的后进同学”的心情，展出了他的漫画，而当时正是他最迷茫的时刻。才知道他如何用一颗质朴诚挚的心，慢慢地放下了对成功的渴望。不为成绩，不为前途，他只想用双手做一份礼物给爷爷，给逝去童年的灰烬。

原来单纯，就是你最宝贵的优点啊。……在这个时代，我们取得的每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小成就，都是因为这份难能可贵的放下。像农人那样，去耕作吧，把心田翻了再翻。在来来的小径上，一定有许多闪着微光的松果，在等待着你去发现。

祝福你。



今天是礼拜天，颜孝县人民剧场人声鼎沸，因为马小军的爷爷今天下午将在这里演出。马小军的爷爷是变戏法的，他会变很多戏法，例如他可以把一枚硬币变成几枚硬币，或者从你的领口掏出一枚鸡蛋来，这可是祖传的手艺，传男不传女，传内不传外，颜孝县城几乎人人都认识他。在马小军看来，自己的爷爷很不一样。

马小军可以拿到一张前排的票。他一边吃麦丽素一边等待着爷爷的演出。这是爷爷最后一次在人民剧场演出了，因为再过些日子，旧剧场将同后面的几处四合院一起拆除，取而代之的是更大更漂亮的新剧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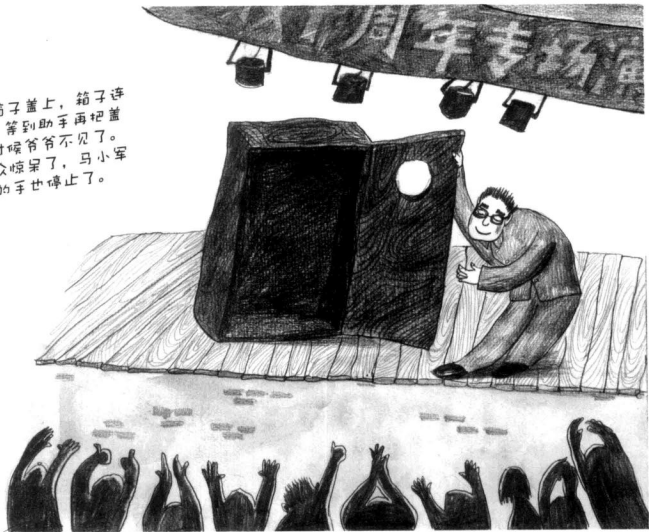
“大伙都吃了么？”爷爷用纯正的方言问候大家，“大伙看我马老头这么多年啦，就是变个鸡啊猫啊啥的，今日啊我给大伙变个人玩玩。”观众们马上精神起来。



爷爷在助手的帮助下钻进了一个箱子，这个箱子只有一个小圆孔让爷爷把脸露出来，想要从里面出来太难了。



助手把箱子盖上，箱子连
动都没动，等到助手再把盖
子打开的时候爷爷不见了。
场下的观众惊呆了，马小军
吃麦丽素的手也停止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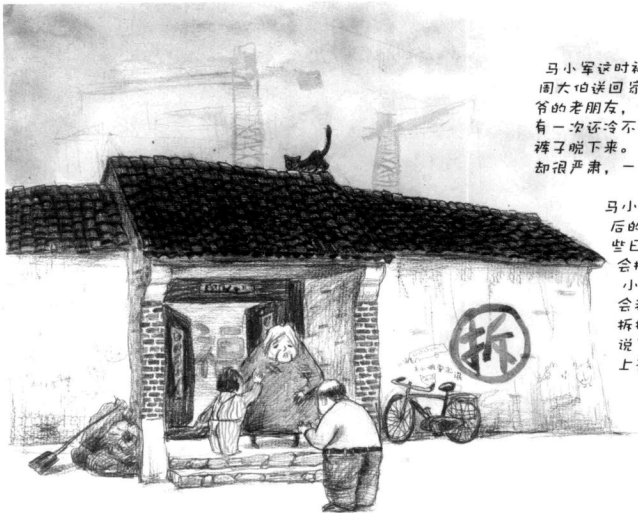




观众们期待着
爷爷的再一次出
现，心都被提

到了嗓子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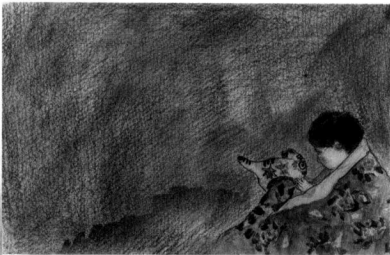
可是就在助
手打开箱子的一
瞬间爷爷却没有出
现，助手尴尬极了。
这时主持人上来对助手
嘀咕了几句，助手冲
到后台，后面的节目不得
不提前上演。



马小军这时被剧场里工作的周大伯送回家，周大伯是爷爷的老朋友，他很爱开玩笑，有一次还冷不丁的把马小军的裤子脱下来。可是今天周大伯却很严肃，一句话都没有讲。

马小军的家就在剧场后的一处四合院，过些日子，他们全家都会搬到街对面新盖的小区，这处四合院会和人民剧场一起被拆掉。周大伯跟奶奶说了些什么，奶奶看上去很不安。

“爷爷到底把自己变哪了呢？”
马小军想着。记得有一天吃早餐的时候，马小军问爷爷把鸡啊狗啊的都变到哪了，爷爷咽下油条说：“都变到了它们自己喜欢去的地方。”马小军在想可能的爷爷只不过想去自己喜欢的地方玩玩罢了。可是当晚马小军怎么着都没睡着，没有牵挂，没有担心，就是睡不着。





第二天早上，
院子里突然
多了好多花圈，还搭起了一个绿色的棚子，棚子里有一个箱子，这个箱子看上去很像把爷爷变没的那个箱子。马小军仔细看了一下：“不是这个箱子，这个箱子没有圆孔，爷爷肯定不会在里面。”